



春天，注定是个不安分的季节。如果春天静静地安分了，也许夏天就不再热烈，秋天就不会丰厚。

暖暖的微风还没走出三月，春天便欢跳着往深处走，浓浓的春意更加喧闹，把世间的万物景象，涂抹成五颜六色的油画，诱惑着多情的人们去观景闹春。

我喜欢冷静独处，也乐于欢腾热闹。经不住文夫的怂恿，一个电话我就慷慨地承下来。约定周末去一座偏僻的荒山，那座荒山归县南部一个乡管辖，听说近几年开发了，漫山遍野的花正开得鲜艳。那地方虽没有响亮的名头，却有春天的迷人风景。

车行途中，我给那里的乡党委书记打个电话，因交情甚笃，他给了我面子，答

## 春来野菜香

□胡留卿

周末，妻子回老家，捎回来一个鱼皮袋，我问她里面是什么，她说：“是你爱吃的。”我打开一看，是荠荠菜，是我最爱吃、最想吃的野菜。

一年一度春风起，大地复苏。荠荠菜伴着万物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。

每年三月，在农村的田野里、山坡上、小河边，处处皆是春日草原荠荠菜花，新耕雨后落群鸦。闲暇时刻，人们置身田间地头，携菜而归，品尝自然美味，于身心、于养生，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情趣。

荠荠菜，有许多叫法，如野荠、地菜等。虽是野菜，其味鲜美，不仅被人们称赞特殊风味胜过佳肴珍馐，而且也是一种独特药物，具有清热、活血、止血、利尿等多种功能。人们总结过一句俗语：“三月三，荠菜当灵丹。”

说起荠荠菜，恰同学少年时，还真有过一段有趣的往事。那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科学滞后，农村还不富裕，食物以杂粮为主。农民几乎靠野菜度日。那时，我还正上小学，每逢放学回家或者周日，就同村上的黑娄哥、大喜哥、汉叔等几个小伙伴，拎起大篮子，拿着铲子去田野里挖野菜，如：毛茛菜、荠荠菜、白蒿等。一到地里，看到大棵菜就哄抢起来。野菜多的地方，挖得快，不多时就是一篮子。我们时常一边挖一边唱着顺口溜：荠荠菜，水里漂，我和姐姐一般高，姐姐穿着大花鞋，我都穿着泥歪歪，姐姐戴着花帽子，我都顶着热熬子。”你一句，我一句，像唱歌一样，响遍田野，不多时就挖满了篮子，你追我打着跑回家了。

每次挖回去的野菜，母亲都细心地分类挑拣，用清水一遍遍淘洗，除了用滚水烫后凉拌吃，还变着法子换花样，用红薯面包包子。那时，每人每年吃不上一斤油，包包里面根本不见油，更没有如今的各色调味品，只是撒上一小点盐或者加入点辣椒，味道就不错了。每次蒸菜包，我就得吃三四个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一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日月如梭，每当我想起童年挖野菜的情景，都记忆犹新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过去的野菜倒成了现在贵宾桌上的时鲜。

这天中午，妻子就用荠荠菜与豆腐、粉条、鸡蛋一起拌成馅，蒸了一锅包子，并做了一道猪肉荠菜汤，味道鲜美，好吃、好喝极了。

汉中是个好地方。刘邦在这里聚积兵马粮草，筑台拜韩信为将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，灭霸王项羽而一统天下。

汉中是个奇地方。马超两兄弟归顺诸葛亮，自此天府又增鱼米之乡，大盆小盆，助刘备西蜀立国，成三分天下。

秦岭南流之水，遇巴山而东折，汉中四面环山，土肥物茂。自古远而下，这地方让人仰慕不已而垂涎八尺。我到汉中，是在川大毕业之后，是年1975。秋高气爽，要去早已向往的地方，心情之高兴可想而知，走路脚都不想沾地。汉中一年，留下一生之中美好的一节回忆。

我说汉中美，第一是秦岭。这里的档林，是中国最靠北的一块。秦岭高高，挡住了北来的冷风，无霜期长，成就了橘子的繁茂，日照充足，满足了橘子树的心愿。树木手拉着手，哼着唱着，开白花结红果。圆圆扁扁的橘子，怎么爱它都不嫌多。它们红得迷眼，甜得可口，就是有点酸，也酸得提神爽口。秋后买两筐屋里一放，供一冬尽情消受。吃完橘子，橘皮卖给药铺，正好抵了买橘钱，等于白吃。天下少有这等便宜事儿。老同志说，还有便宜事儿。原先这里的人不吃鱼，河里的鱼又多又好捞，老乡捉到鱼也不要，从白吃开始，他们开启了这里吃鱼的历史。汉中的西瓜也好吃，又沙又皮儿薄，吃了西瓜，

应亲自带路，引导我们前去游览。

车进乡政府大院，书记已经在等候了。寒暄过后，我们准备一同出发。就在此时，一位憨厚沧桑的老人走过来，谦卑地说找书记有事。书记迎上去，拉住老人，转身对我们歉意地笑笑，然后吩咐旁边的工作人员，带我们先走，等他处理完事去找我们。

乡里事多，我们能理解。我们一行沿着山区公路，七扭八拐到了山上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这地方以前我来过，是一座名副其实的荒山，一坡的光秃秃荒草，现在却变成了花的海洋。金黄的油菜花，一层一层地绽放，覆盖了整架山坡。这种梯田式的改造，是要花费足够工夫的。随行的工作人员说，其实也就是近两三年的事。

东边是一望无际的梨园，梨树已有胳膊粗细，梨花正吐芬芳，闪烁着洁白的光芒，放眼望去，疑是走进茫茫雪原。西边

是大片大片的桃树，花开吐蕊，灿烂娇艳，蜂蝶飞舞，花香怡人。盯住一朵花凝视，一只蜜蜂正在采蜜，专心与勤恳的姿态，甚为感人。

我们寻到了深藏不露的好去处。短暂的惊叹，瞬间化为狂野的畅游，一拨人马似一群争相觅食的鱼，浑身喷涌着狂野的激情，奔着那花香追去了。游花海，钻梨园，赏桃花，把如画的风景区咔嚓咔嚓地往相机里装，唯恐错过了哪一个绝妙的环节。

天近午时，书记果然如约而至。他下了车，形色有些急促和歉疚，嘴里不停地讲，针头线脑都是事，哪一件不捋顺心里也不踏实。对不住了，咱们先吃饭去，下午接着赏景，我陪你们看个够。

书记带领，我们跟随，曲曲弯弯下了山。行至一个小村，村道上一堆河沙挡住了去路，这是一农户盖房临时堆放的。书记下了车，二话不说，上前抄起旁边的铁锹

挥舞起来，一会儿就铲出一条通道。我说，这么多人你招呼一声就行了，何必亲自下手呢？书记拍拍手说，没几下的活，甩手就干了，不用麻烦别人。

我们在一家农家小院就餐，饭菜点过，书记进了厨房，我的目光追随过去。透过一丝缝隙，我瞄见书记正把两百元钱塞给主人。那一刻，我的心里莫名地泛起微微的颤动。

席间，大家游兴未消，惊喜，夸赞，感叹独好风景深锁，游人不晓，辜负了这一片绚丽风光。书记依然微微地笑，低调地描述了政府的远景规划，言辞中却透着真实与坚定，今年的果林初具规模，当地的农家乐进入试营业，今秋明春，这里必定会有壮观的风景，到时候我邀请你们再来。

返程途中，同行的朋友沉浸在花事之中，意犹未尽，议论不绝。我脑海里一直浮现几幅画面，一双温暖的手，拉住老人；挥动铁锹，铲出通途；蜜蜂采蜜，殷勤劳作。画面在思绪中不断放大、重叠、定格，抹之不去，仿佛那是几道最为亮丽的风景。

用目光去浏览和欣赏春天的风景，或许有虚幻缥缈的美妙，用心灵去感知和聆听春天的声音，春天便有了真实的含义。



雨后云瀑天际来 吴勇兵 摄

## 一碗面汤的温度

□陈华

夕阳。余晖。病房。一束光线，挤过窗户的缝隙，淡淡的光晕打在她的手上。她一手端着蓝色花边的小碗，一手握着小勺不停搅动着面汤，柔和的目光聚焦于病床上的老人。

她试了试温度，刚好。她轻唤，爸，喝面汤了。老人半躺，听到她呼唤，睁开眼，她试着把半勺汤喂入父亲口中，汤全地洒在脖子下面垫着的毛巾上，父亲吐出一个字“烫”。

父亲生病后，变得挑剔，嚷着要喝她亲手做的面汤。她居住在小县城，父亲治病在大都市，一天一个往返，每次到家已是深夜。

她一圈圈搅动着面汤，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，也留在了温热的面汤里。这时手机铃声响起，她知道是弟弟在催促，到了返程的时间。

父亲的表情变得焦灼，扯掉了脖子下面的毛巾，嘴里频繁地重复着一个字“烫——烫——烫”。她挂断手机，重新搅动面汤，直到最后一丝热气消失殆尽，她开

始喂父亲。父亲咽得艰难，一碗面汤，足足喂了两个小时。父亲背过身，向她摆了摆手，示意她可以出发了。

她去了医诊室。上次离开时，她向医生反映，父亲对寒冷的触觉肯定有问题，明明温度可口的面汤，到他嘴里怎么就变得“烫”了？应该有结果了吧。不巧，医务人员正在为一个手术方案忙碌着。

返回，护工在给父亲喂白开水。茶杯里的水，冒着丝丝热气，她急忙上前，夺过护工手中的茶杯说：“茶水温度高，会烫着的。”护工说：“每次都这样啊，喝完面汤，老人会要一杯温热的白开水。”她怔了一下。看到她，父亲吐出了三个字：“不走了？”她口不由心地说：“不走了。”

望着父亲一脸满足，孩子般欣慰的表情，她的心一下子飞到30年前。她有病住院，前期检查阶段，不时有家人去看望她，见到他们，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爸，怎么没来？”在她心里，父亲是山，顶天立地，父亲在，她才可以安心。每次父亲离开，她总是紧紧攥着父亲的大手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爸爸，不走，好吗？”画面历历，而此刻，怀有窃喜之心的不是当初的小女孩，而是年逾花甲的父亲。

泪水一下子决堤。如今父亲老了，又患上前期痴呆，到了需要依赖儿女的时候，她恍然明白，不善表达情感的父亲，在用另一种方式挽留她。

她没有再去医诊室。在她返回的那一刻，已经有了答案，父亲对寒冷的触觉没有问题，父亲凭一个“烫”字，延续着她在身边停留的时间。虽然面汤的温度不再可口，但余晖下的那幅画面，透着温暖的气息，熨烫着父亲的心，也让女儿刹那间明白正是一朵云的陪伴才使天边的余晖那般恬静、安然。

草烧烧就吃。她不是饥而是馋，不是馋而是好，已经有了北方人开眼界。春夏之交，正是出木耳的好时候，我们上山砍木头，码放在墙根，雨水一淋，一茬又一茬收获喜悦，一次又一次品味天然。

春节来了，一辆解放车送我们到汉城中城里去逛一回。大家四散开去，各找各自的乐趣。那时的汉城中，用简陋来描述实不为过，名胜不胜，古迹够古，房屋低落，街道窄小。书店里无书可买，拐到五金店里，买了一把双箭牌理发推子，打算弄一技之长，学雷锋做好事。回到山里，各人都亮亮当日所购何物。轮到我时，让大家猜，猜中者，送一月工资给他，结果无一猜中。谁也想不到我会买个这玩意儿。第二天有人理发，旧推子夹头发，要用我新买的。我说，买来就是用的，不过得让我先学几下，不破坏发型，师傅同意，理发者同意。不料有人对自己的发型讲究得很，说啥不中，只用我的工具，不让我学。于是我收起推子，技术不学了，好事也不做了，次年探亲，这推子送给一个为农民理发的表叔了，他可高兴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我检讨自己的瞎别。人想做好事也会难，好多时候难在好事的对象上，比如农夫解衣暖蛇，对象弄错了，还不如不做好。



一带一路(书法) 王新淼 作

## 深闺未识焦山村

□张振营

四月春深，莺飞草长。文友相约看焦山。在鲁山县，尧山的美尽人皆知，焦山长什么样？因为是第一次去，满怀期待哟。

焦山在鲁山西北的土门办事处。出县城的一段路两旁是白杨树，白杨高大的树冠在路中间的上方牵了手，车辆如在绿色的长廊里行走。

进入董周就是山路了。山是丘陵，路在陵脊形如走蛇，继而依山脚顺河道逶迤而行。河在山里，弯弯曲曲，路在河边，拐拐绕绕。山不转路转，路转时车转。山闪路回，车移景换，满目是秀色润心。老树新枝，嫩叶还没罩住树枝，鹅黄浅绿，油亮油亮的，阳光照下来，那些鲜亮的叶子都成了树的眼睛。

经过一个村，路牌的名称是“林子”，又过一个村，叫“狼虎沟”。想必这里过去植被茂盛，古木参天，虎狼出没，人迹罕至。

拐进林间一条水泥路，爬坡上岗，就是焦山村了，焦山村因焦赞山而得名。焦赞山在村子的东北处，当地人可能嫌叫焦赞山拗口，就叫焦山了。焦山行政村面积很大，住户却分散，自然村就有18个，近年来村里在国家政策扶持下，将居住在山高坡陡处的群众搬了下来，集中到现在的地方。

在焦村的村头，我立在一株千年黄连木树下，抚摸着斑驳粗糙的树干，想象着千年的沧海桑田。它一立千年，阅尽人世变迁，却依然绿意浓浓，倾泻着满枝满叶的安详与平和，这大概就是生存的最高境界吧。

从黄连木树下弃车步行，目标是焦山。远眺焦山，它就像一头匍匐的雄狮，随时准备跃身而起。村党支部书记说路程较远，怕我们体力不支，叫来一辆农用三轮车往上传一程。我们坐在车上，看着越爬越陡的山路，听着震耳的“突突”声，心提到了嗓子眼，开车的山民却轻松自若，直到没有路的地方才停下来。站在这里往上看，半山腰还有老房子，是东坪和西沟两个自然村。有羊从山路上走过，一位七十来岁的老翁弓着腰在一小片石砌的高地上栽葱苗，道书说，年轻人把搬下去住了，还有一些老年人不愿离开老房子。

林子里的路满是碎石和落叶，稍不留心就会滑倒。脚踩落叶的沙声很快被另一种声音淹没——到处是春蝉的鸣叫声。平原地区还看不到蝉的踪影时，春蝉却在这里放声歌唱了。此起彼伏的蝉鸣很有节奏，仔细听是“哼啊，哼啊”的节拍，当地人依它们的叫声称其为“哼啊虫”。栎树的叶子泛着鹅黄，叶片上清晰的脉络就像初生婴儿身上暗红的血管。斑驳的阳光与林中血参参恋恋的目光相遇，幻化成一朵朵紫色的花朵，炫耀了一片林子。

上到坡顶，豁然开朗，一块十来亩大的长方形山涧坡地呈现在面前。过去这里曾是生产队的药材基地，现在除了几棵小树满地是打碗花。在这片贫瘠的山坡上，每一棵打碗花都拥有两三朵花，紫白相间的打碗花是山的耳朵，听百鸟啾啾，听山风歌唱。焦山寨已近在咫尺，坐在石块上小憩，此时再看焦山，对着我们的方向极像狮子头，嘴巴和眉眼清晰可见。

焦山传说是焦赞安营扎寨的地方。在杨家将的故事中焦赞是追随杨延昭的猛将，同孟良并称，后人所说的“孟不离焦，焦不离孟”多比喻两个人关系非常铁，感情深厚。焦赞在此驻扎过没有无从考证，也许鲁山这地方过去绿林好汉比较多，所以特别崇拜绿林出身的焦赞，就把这里称为

焦山。门上到坡顶，豁然开朗，一块十来亩大的长方形山涧坡地呈现在面前。过去这里曾是生产队的药材基地，现在除了几棵小树满地是打碗花。在这片贫瘠的山坡上，每一棵打碗花都拥有两三朵花，紫白相间的打碗花是山的耳朵，听百鸟啾啾，听山风歌唱。焦山寨已近在咫尺，坐在石块上小憩，此时再看焦山，对着我们的方向极像狮子头，嘴巴和眉眼清晰可见。

焦山传说是焦赞安营扎寨的地方。在杨家将的故事中焦赞是追随杨延昭的猛将，同孟良并称，后人所说的“孟不离焦，焦不离孟”多比喻两个人关系非常铁，感情深厚。焦赞在此驻扎过没有无从考证，也许鲁山这地方过去绿林好汉比较多，所以特别崇拜绿林出身的焦赞，就把这里称为

焦山。门上到坡顶，豁然开朗，一块十来亩大的长方形山涧坡地呈现在面前。过去这里曾是生产队的药材基地，现在除了几棵小树满地是打碗花。在这片贫瘠的山坡上，每一棵打碗花都拥有两三朵花，紫白相间的打碗花是山的耳朵，听百鸟啾啾，听山风歌唱。焦山寨已近在咫尺，坐在石块上小憩，此时再看焦山，对着我们的方向极像狮子头，嘴巴和眉眼清晰可见。



焦山了。焦山上有寨，焦山东北方向有阿婆寨，东南方向有孟良寨，三寨都留有石垒的烽火台遗址。据专家考证，这一带是楚国的边境，那些寨墙也许是楚长城的一部分，烽火台互为犄角之势就是佐证。

焦山寨在半山腰绕山而建。有悬崖的地方没有墙，地势相对平缓处或是沟壑处都有石垒的一米多宽的寨墙，寨有东门、南门和西门。寨墙多数被毁，寨门还有遗迹。东门靠山一边的门柱石尚在，门墩上的圆孔不知何年何月停止了木门自合时的转动。海拔1298米的焦山地势险要，山上及周边有吊桥崖、仙人桥、跑马场、梳妆台、水帘洞、大石窑等景观。大石窑是一个能容纳百人的石棚，隐藏在树丛中，一线瀑布从棚顶飞溅而下，棚前厚厚的一道石墙，墙上留有枪眼，曾是兵荒马乱年月村里人躲避土匪的地方。过去的天险如今成了人们探险寻幽的去处。

稀薄的雾霭在山峦之上慢慢飘荡。快到山山顶时，我看到一片金灿灿的花，那是连翘。来得还是晚了点儿，如果早几天，山上山下，满坡都是金枝金叶。徜徉花丛林海，听小鸟亮喉，观薄雾腾升，人如在仙境。

置身焦山顶，放眼远眺，峡谷绵延，百里云海，万顷苍翠，满目碧野。山头四周，栎林茂密，蔽日遮天，森森然，竟是杜甫诗中“阴阳割昏晓”的写照。

从山上下来，顺着一条小路，来到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，这是焦山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，叫櫻桃沟。没有见到一棵樱桃桃，却被村子里如雪般盛开的几棵桐花迷住了，一棵棵高大的泡桐树从居民的房后旁逸斜出，道劲的枝干挂满了粉色的花朵，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。而泡桐树则生长在村子周边的坡坡岗岗沟沟洼洼里，灿烂得如同给小村镶的花边。小喇叭状的单层五瓣花，五六朵依偎成一簇。粉红色的花朵，洁白的花瓣微微地泛着红晕，矜持高贵而潇洒。

村子被四面的坡岭围着，南高北低，从高处流下的小溪穿村而过，流到村北注入一条向西去的大一点的另一条溪水去，出村的路就顺着小溪向北再折向西。如果站在村西的公路上根本看不到这个小村。踏着几十级石砌的台阶，来到坡上最北的这户人家门前，就能看到全村的面貌。土墙灰瓦，老树新枝，鸡鸣狗吠。村路在溪水旁边，但要到各村基地，现在除了几棵小树满地是打碗花。在这片贫瘠的山坡上，每一棵打碗花都拥有两三朵花，紫白相间的打碗花是山的耳朵，听百鸟啾啾，听山风歌唱。焦山寨已近在咫尺，坐在石块上小憩，此时再看焦山，对着我们的方向极像狮子头，嘴巴和眉眼清晰可见。

82岁的姜书堂老人热情地把我们往他家让坐，偌大的院落里只生活着他一个人。

有几处院落落着锁。一座四合院没有锁门，推开厚厚的木门，桌椅虽落下灰尘，但院内花木茂盛。老宅的后人不留恋祖宗旧巢的精致安逸，举家搬到城里居住了。窗棂里筛落光线，老宅仍然以另一种方式，隔世存活着。

焦山村，保存在大山里，山美、水洁、林静，小村流古韵。只是藏在深山人未知。